

舊五代史

二

蘇氏藏書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八

唐書四十二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

沒

通鑑注
引薛史

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

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

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

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冊府元龜
卷三百九

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

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

章至京師將殺之賴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一千六百五十四

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

難之其後戶部尙書李鐸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吳

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鐸卽引諜者見重誨

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

直千緡

永樂大典一萬五千五百三十

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

大任臧否自若環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

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

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眾云聞相者言其

貴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

上聽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

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
宸衷必是奸人結搆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召
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從誨
私置兵仗將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
奸人結搆離間陛下勲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
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謀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
必無此事帝意乃解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一重誨三上表乞解機
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
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卽令武德使

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使重誨如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一

三十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踏于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

于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旣辭弘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旣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

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旣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搥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

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

貽顛覆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案安重誨傳永樂大典中全篇已佚今采冊府元龜補之以存大概

五代史

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

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

金百兩爲賂重誨喜而爲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

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

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闕

文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

搥擊重誨於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

潞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案明宗實錄

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卽清泰帝也史臣

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朱弘昭太原人也祖孜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弘昭事

明宗在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

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

使明宗親祀南郊弘昭爲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傳出鎮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弘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署妻子羅拜捧卮爲壽弘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反旆東還復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弘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

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昭弘于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斌與弘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弘昭以爲由已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弘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弘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

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弘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弘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尙書令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二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厯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弘昭爲樞密使勢焰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弘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領先騎軍自左掖

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

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二

洪實言出軍討逆屢發兵師今聞小勦無一人一

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命誅洪實旣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

之死後人皆以爲冤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二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爲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獸溺于酒色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是委之心膺明宗卽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捧聖都指揮使領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

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

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
姓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
而泣聞者莫不驚異

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
氣燄燠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
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以自結明宗不豫秦王
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眞誠及朱弘昭馮贇
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
使耳及秦王旣誅明宗宴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兼
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
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於潞王求免也會
與朱洪實議事不叶洪實因厲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

帝蹙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寶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
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
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
門外夷其族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二十九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
明宗踐祚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
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刺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
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黨項刼廻鶻入朝
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黨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獲

廻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
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土庶千餘人遣復鄉
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

案原本有闕文歐陽史作靈武康福

進攻夏州累

月不克兵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
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
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卽位與王思
同並制贈侍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
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興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
閫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

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礪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

卒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千四百十四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弘昭而下力不能爲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千四百十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唐列傳十八安重誨傳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眾云 案歐陽史作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所載異詞

朱宏昭傳敬瑭聞其言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 案歐陽史作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還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朱洪實傳 洪實歐陽史作宏實

康義誠傳鎮邠州刺史 邠州歐陽史作汾州

藥彥稠傳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九

唐書四十三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

宣和書譜云革失其世系

少值亂離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板出迎乃爲嬖人祈軍職矣天祐末莊宗將卽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

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
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諳事體
與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又
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
革請說之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
學士交易市恩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
以進賢勸能爲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
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
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候旄鉞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
入朝安重誨對眾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候新命

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初
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
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
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上
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爲輔相
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禮舉世寧
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
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紊大綱敘
蔭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醜行
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司

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所在馳
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二
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昇

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一十四寶晉齋

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畿甸間
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
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
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
還書其畏強藩避罪罟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
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
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卽革所謂
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顓面正朝者不能
致褫輦之誅而反竊貢秉旄
之伎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韋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

案以下疑有闕文

莊宗定汴洛說

與趙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
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
或有言于崇韜銓選踰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
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乃條奏其事其後郊
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
者甚眾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亦以爲積弊累年一
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
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
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
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義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

不開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
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又有王儉者能以多岐取事納
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
明宗卽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護之說居
有井昔與鄰家共之因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
希甫疏論以爲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
所反招虛妄初貶敘州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
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
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
西州旣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

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
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
流百姓豆盧革韋說頃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
貨賣官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
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
勢罔予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
川之乂賦禦捍經年致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
方鄴雖復要害高季興尙固窠巢增吾肝食之憂職爾
朋姦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
忠良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七千九百一

十 歐陽史說子濤晉天福初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厯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崔魏公領鹽鐵署爲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褊淺無他才惟務恃門地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于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

以卮酒辟之卽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
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
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旣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
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于帳中
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閑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
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
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
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
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爲辭公所能者何也
程垂泣謝之後厯觀察判官莊宗將卽位求四鎮判官

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沒當用判官盧質
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
次舉程卽詔徵之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
位舉止不恆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
缺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訶導之
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
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晉陽宮册皇太后
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
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
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

白宰臣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
廣武事矢及於胸給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眾皆縮
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孔朋龜善和宰相之令緒
宣聖之系孫得非盛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不吾
知也親黨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
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園爲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壻也憑
其寵戚因詣程程方鶴氅衣華陽巾憑几決事見園怒
詈曰是何蟲豸恃婦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識舊
體園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
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崇韜

亦怒事幾不測賴盧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莊宗
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而卒

贈禮部尙書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一十二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
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

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

州刺史表鳳爲判官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五
案歐陽史云守奇率鳳去爲

鄆州節度判官

爲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鳳名得之甚喜以

爲護鑾學士後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

百二十四

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歐陽史云
莊宗卽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時皇后及羣小用事

鳳言皆
不見納

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
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
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
之命鳳作賤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
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圜爲宰
相爲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
叛馳驛賜圜自盡旣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圜義士也
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
不責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
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

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逾數千緡聞

毀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

事

李之儀姑溪居士集鳳爲莊宗實錄將何挺論劉昫疏不載昫旣相遂引鳳共政事

長興中安

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

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

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爲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

出爲邢州節度使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旣而病足不能

朝謁疾篤自爲著筮卦成投筮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

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清泰

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

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案趙鳳傳永樂大典中闕全篇今存其舊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

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齠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尙氣格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于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

陰致書于華帥韓建其略曰僕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儒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喋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論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

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浹
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深禮遇
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
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
子弟親採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
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
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殺害
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
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欵奉得侍
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

賞久之擢爲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資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振等私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鞠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余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備

夫毆僦舍人致死法司按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
闕毆傭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
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
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磁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
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闕之間掄
揚愚之節槩極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遇顏回毒夷齊非
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
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
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職
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于愚愚

曰如聞蜀人厭苦其主荒忤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卽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擢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
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
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兼吏部尙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
治第旣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
延之中堂設席惟筯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
案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
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
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匹錢百千帷
帳什物一十三事所載較薛史爲詳今錄以備參考
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
政要太宗實錄有意于郅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

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婚家道旣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亦便乎昫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

案錦繡萬花谷云愚爲相迂濶廢帝謂愚等無所事常目爲粥

飯僧以爲飲食清泰二年秋愚已瘳疾率多請告累表終日無所用心

乞骸不允卒于位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八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弘避地太原奏

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團團岡風彩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團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團美姿容有口辯嗣昭爲人間搆于莊宗方有微隙圖奏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圖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察判官賜紫常山之役嗣昭爲帥于軍團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團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

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圜所庇護焉莊宗改鎮州爲北京以圜爲工部尙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尙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西蜀平署圜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廻劫西川繼岌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圜圜方寢延安登其牀以告之圜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尙書不能制卽署圜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鵬等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圜代總全

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園揀拔賢
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園以廷臣爲國家
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期月之內府庫充贍朝廷
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故爲安重誨
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
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重誨止之

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

通鑑安重誨與園爭于上

前往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
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
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舊唐書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因求罷三

司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

重誨乘間誣其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園早推動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弘是孤典憲尙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賜自盡園受命之日聚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十二

史臣曰革說承舊族之胄佐新造之邦業雖謝于財成罪未聞于昭著而乃爲權臣之所忌顧後命以無逃靜而言之亦可憫也盧程器狹如是形渥攸宜趙鳳李愚

咸以文學之名俱踐巖廊之位校其貞節愚復優焉任
圖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退猶不免獻可
悲哉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七千九百一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攷證

唐列傳十九盧程傳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 案歐

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

趙鳳傳以爲護鑾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
士

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 案歐陽史
作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愚傳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爲鄧州觀
察判官

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吳縝纂誤云
明宗紀天成二年六月任圜罷長興二年李愚爲平
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年矣與愚入相年月太遠
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爲任圜也

任圜傳嗣昭爲帥于軍圜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
昭戰歿圜代將其軍

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 食券通鑑作館券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愍帝卽位贈圜太傅
是書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

唐書四十四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秘書監以才名

著于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厯臺省

舊唐書天

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

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

舊唐書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尙書左丞

時柳璨屠害

朝士衣冠畢羅其害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

新唐書朱全忠

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伴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入

梁爲禮部尙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大子少

師致仕

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

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

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初廷珪

父逢著鑿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旣壯

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名曰克家志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

百六十七

崔沂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

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

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

累遷至員外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常與同

舍顏蕘錢珣俱秉筆見蕘珣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

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踈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知迴避前導伍伯摔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于鞭笞摔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鬪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二
減一等又鬪毆條不鬪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
入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
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
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
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庭禮沂曰張公
官位至重然尙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
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
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
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卽位召還復爲左丞以衰疾告老

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

子少傅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于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兵部尙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玕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暮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暮崇夷並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戶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

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
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明宗卽位歷
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尙
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
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溫叟仕至御史中丞永樂大典卷九
千九十八案國老談苑云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
爲已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
庭拜母母卽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
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
來嘗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
無愧矣因歔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
食追慕數日然後服
之士大夫以爲得禮

封舜卿

案原本有闕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修縣舜卿字贊聖父敖字碩夫戶部尙

書渤海縣男
唐書有傳

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

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

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

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

主辱門生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九

莊宗同光已來累厯清顯封氏

自太和以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

世系

表渭字希叟

昭宗遷雒時爲翰林學士舜卿爲中書舍人叔

姪對掌內外制從子翹于梁貞明中亦爲翰林學士

冊府

元龜卷七百七十一

天成中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

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焚一炷餘令于塔廟中

焚之貴表精至議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闥甚

有巖廊之望而忽有此請乃近諸妖佞耳物望由是減

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十四

案舜卿傳永樂大典中僅存此一條今採冊府元龜以存梗槩

寶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

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

夢徵以鏐無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

玉堂閒話寶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恩澤不稱是

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寶謫掾于東州

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

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

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

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王堂閒話寶失意被謫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

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寶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寶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

高尤長于牋啟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于世

永樂大典卷一

萬九千三百五十四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爲大

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郗殷象論刑法
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
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爲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
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洛陽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八十九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

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士第及升朝遍歷三署

案以下
疑有闕

文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
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答通引官何凝丙寅制
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司
馬侍御史歸藹責授歸州司戶坐百官傲全忠也此事
應出薛史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
今無可考

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
二千七百二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

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二十五爲

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九案

冊府元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蓋冊府元龜兼采後唐實錄之文與薛史異孔邈在後唐不應一無表見今無可復考謹錄原本如右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顓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爲從事莊宗卽位于魏州以文寶知制誥厯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

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
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
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還青州卒子

吉嗣位邑宰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九十

陳又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浮陽轉徙
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
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
署爲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卽位隨任園歸闕園薦之
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
寡與人合不爲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

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又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卽位贈禮部尙書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五

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爲令錄誨以詩書夏月

令服青襦單衫玼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由是贊及冠有文詞年三十餘登進士第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爲巡官累遷至金部員外郎職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爲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事卹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

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改秘書監兼秦王傅

冊府元龜秦王爲元

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

贊節槩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時秦王

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秦王功德阿意順

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獻嘉言秦王常接見賓

寮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

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篇章凡

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于客次贊爲師傅亦與諸客混

自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

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

月一度至衙

言行龜鑑載劉贊諫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爲職浮華非所尙也秦王不悅戒閹者

後弗贊旣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弔但閉關喑鳴

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而已服麻衣備驢
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
賔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勅長流嵐州卽時
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
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絕因之亦病行及石會關而
卒年六十餘

永樂大典卷
九千九十九

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
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
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縉紳之圭
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永樂大典卷二
千七百四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終

舊唐書卷六十一

列傳

州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攷證

唐列傳二十劉岳傳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鄙俚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張文寶傳信風至淮南界 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

陳乂傳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 案通

鑑作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爲給事中充樞

密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略

劉贊傳 案通鑑作劉瓚

補前劉贊傳

掩泣固辭竟不能止

通鑑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

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部侍郎爲嚮用王傳爲左遷以職事有間劇之不同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也當是時從榮居儲傳則秦王傳不可以問官
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豫其禍故求脫耳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二十一

唐書四十五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非喜儒學勵志橫經不舍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尙武耻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欣旣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宗爲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齎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

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
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
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
恆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
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
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水而行將及岸水陷朗泣以馬
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
死無恨朗偃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
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
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

察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
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卽位詔
還魏都授尙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
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
尙書興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
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
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卽位之禮卜鞠場
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卽位壇是陛下
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
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

古之道也卽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遣閣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卽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佶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佶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佶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

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齎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旣而明宗爲兵衆所劫諸軍離散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湯窘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詔惟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爲信衆心惑

之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爲之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身紆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殉義東都事略張昭傳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翌日符彥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之千佛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爲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請昭

雪從之憲沉靜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
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僚宴語但論文嘯咏而已
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尙書郎

永樂大典卷
六千三百五

十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
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
推官移鎮魏州收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
職任小心端愼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顗所陵正言
降心下之顗誅代爲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尙書興
唐尹時孔謙爲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

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卽日徵之孔謙段徊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爲使卽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卽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爲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

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卽以
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尙書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
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
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
之但趨趨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
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
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
趙在禮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望塵再拜請罪在禮
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曰尙書德重勿自卑屈除受國恩與尙書共事但思歸
之眾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卽位正言

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

百五
十

胡裝禮部尙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願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納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興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

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
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
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
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癖于題壁所
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爲愧時四鎮幕
賓皆金紫裝獨耻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
賓僚城樓餞別而羣僚離席裝獨留獻詩三篇意在章
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醕此乎裝飲酒素少略
無難色爲之一舉而醕莊宗卽解紫袍賜之同光初以
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

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誣

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寃之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四十三

崔貽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祖元亮左散騎常侍

世系表元亮字

晦孫號州刺史

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

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于江南廻以囊裝營別

墅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

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

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

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勅

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

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

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嫺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

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

北夢瑣言崔貽孫年過八十求

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

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

各于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

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

耶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孟鵠魏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爲度支孔目明宗時爲邢洺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卽位

鶴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
出爲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鶴爲三司使
初鶴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刺依違名譽頓減期
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
謂侍臣曰孟鶴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鶴
于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
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鶴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勉
旃鶴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
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
卒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三千一百六十

孫岳穰州人也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爲潁
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
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
贇舉爲三司使時預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
言其禍之端康義誠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
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
岳走至通利坊爲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璉歷
諸衛將軍藩閫節度副使

永樂大典卷三
千五百九十一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

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廷朗特進
工部尙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
以延朗充三司使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一

末帝卽位授禮部尙

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
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况中
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
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
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遏
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
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

保茲重任忘彼至公狗情而以兔是非偷安而以固富
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
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
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弘綱彌縫
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
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
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何忍臣耻可消只
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
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捃收將欲
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三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

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黷皇風況諸道所徵賦稅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尙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異日之區分轉大竊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

尙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
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
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蒞事更
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
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
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
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邪臣卽但副天心不防人口
庶幾萬一仰答聖恩末帝優詔答之召于便殿謂之曰
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救朕失國計事重日
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延朗有心計

善理繁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眾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

千九百一十

劉延皓應州渾源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邊將延皓卽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戶部尙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爲

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宅聚歌童爲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爲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敝矣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鎮河中時爲軍城馬步都虞候後納爲腹心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吏末帝將圖起

義爲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
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
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
傅時房暉爲樞密使但高枕閑眠啟奏除授一歸延朗
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
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
訕末帝不能察之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
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歎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
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永樂大典卷九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攷證

唐列傳二十一張憲傳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礧
事者畢去竟毀卽位壇 案歐陽史作場未成莊宗
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與是書異通鑑從歐陽
史

李存渥自洛陽至 案存渥歐陽史作永王存霸攷唐
家人傳存渥與劉皇后同奔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是
存渥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霸也是傳作存渥疑
誤

孟鵠傳鵠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 租庸勾官北

夢瑣言作三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父茂成 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卽劉后之弟也 案通鑑攷異引廢帝實錄以延皓爲劉后之姪與是書異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

出爲鄴都留守 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 案歐陽史廢帝旣立以延朗爲莊宅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二

唐書四十六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幽州守光因蹙令行欽于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爲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旣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爲假子後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

散指揮都頭名爲散員命行欽爲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鬪
翼衛之莊宗營于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
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
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
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富
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
及莊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嘗因內宴羣臣使相預
會行欽官爲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敘生平
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使

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徹會不懌翌日以行
欽爲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已
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宮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
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給
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宮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
爲婦莊宗難違所請微佯許之皇后卽命紹榮謝之未
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
之何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曰
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爲鄴都行
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泊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

於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爲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中拜起之際誤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遏之方止旣而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爲亂軍所迫惟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帥已入賊軍終不爲國使明宗旣刼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之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

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
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宗出成臯知明宗
在黎陽復令繼璟渡河召明宗行欽卽殺之仍勸班師
四月一日莊宗旣崩行欽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騎出師
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
四日至平陸縣界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
以獻明宗卽位詔削奪行欽在身官爵斬于洛陽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
一百八十九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
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

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
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
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
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
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
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
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偏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
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
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卽擒之以獻莊宗
壯之賞絹千疋

九國志趙庭隱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隱
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爲莊宗所獲

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姓也其材可用遂釋之

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

授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

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眾

遮道斷轡卧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

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計荆南魯奇爲副招討使頃之移

鎮遂州

案九國志李仁罕傳云夏魯奇稟朝廷之命繕治甲兵將圖蜀孟知祥與董璋謀先取魯奇令

仁罕攻遂州

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

窮

案九國志李肇傳蜀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師不得進魯

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

家贈太師齊國公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瑋叛領眾攻閬州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瑋謂洪曰爾頃爲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于廁何相負也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旣辜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轡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爲反噬爾本奴才則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剗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陷

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

給賜甚厚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八十九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爲刺史涉獵書傳便弓
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
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
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
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聽之愕
然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
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卽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
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尙

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
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
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
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
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歛附順則涵之以恩
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
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嫻好洞鑒其心反覆多端專謀
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國可無
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强盛孰若僞梁曰比梁差劣也
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蚩蚩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

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眾則懸首橐
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
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畏而奇之時王衍失政
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
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
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
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
卽舉城納款眾咸以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
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
母前以母妻爲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蜀平班師會明宗卽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
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庶
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旣至執而害之九國志王彥銖傳
李嚴之爲監軍也
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
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 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

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破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
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旣而果如其言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八十九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卽位錄其趨走
之勞擢居內職復爲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爲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
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旣中而不至大爲璋

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興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誨奏

以仁矩爲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

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

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興元年冬十月璋

自率凶黨以攻其城

案九國志李良傳云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闔李良言于孟

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

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

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

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

知祥曰計將安出

良曰我甲兵雖眾而勢孤易動請與

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闔

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

矣知祥從之蓋董璋之攻

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

閬州其謀皆由于知祥也

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

壁以守之儻浹旬之間大軍東至卽賊必退仁矩曰蜀

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卽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旣

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八十九

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

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于上黨敗梁人于柏鄉及平

薊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尙書右

突騎指揮使莊宗卽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

檢校尙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

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領昭武

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

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兼西面行營軍馬

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陝州

通鑑潞王至靈寶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

聖五百騎戍陝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

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爲右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卽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軍赴圍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

而卒焉晉高祖卽位追其宿舊爲輟朝一日贈太子少

師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九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
爲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
名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
尙書明宗卽位歷奉聖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長興
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
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
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
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清泰中自彭

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爲北面兵馬副總
管仍屯兵雁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
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
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
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
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
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崩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
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晉高祖及蕃眾自晉安寨
南門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而
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

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厯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

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諸將高行周陰爲之備敬達疎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遠上謁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

末帝聞其歿也愴慟

久之時戎王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
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卽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
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
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
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蹟非
激忠之道也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六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唐列傳二十二元行欽傳令行欽攻大恩山 大恩山

歐陽史作大安山攷通鑑注引薛史亦作大恩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虢州刺史石潭折其
兩足

李嚴傳以嚴爲三州招撫使 歐陽史作招討使

卽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亦與是書同吳縝纂誤云

成都自唐末厯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
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康思立傳贈太子少師 少師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七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四十七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卽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四

嘗侍於王鎔鎮州

中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

酬郁抽筆操紙卽時成賦擁妓而去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八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韞中出一鐵槌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

冊府元龜卷八

百五十五

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歛歔

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

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尙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但卿不得死爾郁旣無歸路衷懷嗚咽竟卒於太原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三

案馬郁傳永樂大典僅存二條今采冊府元龜以補其闕

司空頽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頽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頽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頽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爲判官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於唐德

倫遣頌先奉狀太原

案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

傾邪

之行莊宗仍以頌爲判官後以頌權軍府事頌有姪在

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

梁遂見殺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四

通鑑晉王

責頌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

揖令歸第是日族誅于軍門

曹廷隱魏州人也爲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

宗于晉陽莊宗旣得鄴城擢爲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

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

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爲人剛愎視廷隱蔑如

也弼監軍廩嚮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

奏其事弼家人訴於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
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勅賜自盡時人冤之

永樂

大典卷四千
二百十三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
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
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
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
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
同光初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
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

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爲諫議豆盧革韋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爲諫議大夫復爲匭函使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

變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
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
啖之既而詔曰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
甫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凶狂之輩上陳誣訕之詞
逼近郊禋扇搖軍眾李筠旣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
貶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子士

明仕周終于邑宰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二百二十五

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刺代州署爲軍事衙推從
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
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卽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

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飢寒相伴
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爲獨棄縱之決
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綜之
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爲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
受代而卒

永樂大典卷二萬
一千六百七十

賈馥故鎮州節度史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
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卽尊位文禮遣馥至鄴
都勸進因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卽位授鴻臚少卿後
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於別墅自課兒孫耕牧
爲事馥初累爲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與物

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

馬縞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爲太常

修撰累歷尙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

納嬪公主下嫁皆于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爲非

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爲然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六百五

長興四年爲

戶部侍郎縞時年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

不衰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四

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

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

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

服制降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於令文

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編知禮院時不曾論定

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冊府元龜卷九五五十四馬編傳原本殘闕今僅存梗概

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

郎爲河南令貫爲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

伶人用事凡請託於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

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失先是梁時張全

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由其門下事全義如廝

僕及貫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爲府司庇

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於

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

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
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
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撻笞促令伏款翼日傳詔殺
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賊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
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
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
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
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旣卿所愛任卿裁決因
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卽令
伏法曝尸於府門寃痛之聲聞于遠邇

永樂大典卷五
千六百七十八

洵于晏

案以下有闕文

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小校晏寄食

于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爲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洵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葉本注闕使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爲梁祖所忌潛遣人

害於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

案舊唐書張濬傳云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

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計濬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王建僭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旋格由荆江上峽入蜀

母當瘡之遇害潛匿於民間落髮爲尼流浪於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

衍嗣僞位後數十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

陽

案舊唐書云任圜攜格還洛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厚卹其家又考張瘡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

九國志

授太子賓客任圜愛其才奏爲三司副使尋卒於

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

史窮三式尤明易象

太平廣記云寂學易于晉徵君

久棲四明山不干

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筆策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旣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尙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

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六千二百五十一誠惠

初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

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眾矣自云能

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

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

澤禱祝數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

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永樂

大典卷九
百二十五

周立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立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

之鑒從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廬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立豹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廬程登庸於鄴下立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佗人詐之而立豹指明宗於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

案以上疑有脫誤北夢瑣

言作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

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

後爲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爲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

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大爲明宗槓楚立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謁立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日後因酒酣爲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立豹北京巡官明宗卽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立豹昔曾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事立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旣驗矣餘無可問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於太原年八十餘

永樂大典卷八
千九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攷證

唐列傳二十三馬郁傳馬郁其先范陽人 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客馬或韓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亦作幕吏馬或攷宋人說部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或與是書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是書同

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日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 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爲賦與是書異

馬編傳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 案馬編傳原本殘

闕歐陽史云卒年八十贈兵部尙書據是書編爲國
子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解題
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縉撰攷歐陽史雜
傳亦不載馬縉爲太學博士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四十八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爲假子光啟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旣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爲岐人犄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

斛律寺時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平內難策畧居多旣終易月之制卽請出師救潞破賊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旣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

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
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
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
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
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
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
爲霸府從事焉栢鄉之役王師旣逼汴營周德威慮其
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
言事咸詣監軍請曰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
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

不可忽莊宗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鄆邑
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
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
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
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
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
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
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蒲博給伶官嘗
置酒於臬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宮使李繼岌爲承業起

舞旣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
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
郎君哥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
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之謀惜錢爲大王基業王
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
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
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
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詎
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效忠而敢依詔附揮拳

路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卮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鐘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

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
雖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藉也十八年
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
於國先人怒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讎旣未平不宜輕受
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
餘年蓋言報國仇讎復唐宗社今元凶未滅民賦已殫
而遽先大號蠹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
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
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
可乖於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

事量力而行不可信於游譚也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
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以
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
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
諡曰貞憲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 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卽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

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拊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尙存吾王遽卽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爲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實錄敘承業諫卽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通鑑攷異引秦再思洛中記異云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

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

輒敢當之讓一月卽一月牢讓一年卽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爲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爲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廷令張從孜養之爲子以廕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爲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於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

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爲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州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中官向延嗣馳

騎賁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
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
字及衍就戮於秦州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
行者尙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
翰謁見於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
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爲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
四月以疾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
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
者之心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六千四百五十

馬紹宏閹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

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卽位之初郭崇韜勳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爲宣徽使以己合當樞任常鬱鬱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慊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旣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爲是妖言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四案下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爲謠言所屬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卽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

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又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
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
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
入殿門奏於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卽自介馬以召禁
軍秦王旣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通鑑遣漢瓊徵從厚
且權知天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

雄軍府事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旣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
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見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
訣別欲手刃之眾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於河
中勒歸於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於潞

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於已有恩乃單騎至澠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日預從臣之列尋戮於路左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旣義且忠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翰改一字於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

以道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
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
問僕爲

以疾卒於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
邑邑成疾不復起

諡曰貞憲 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馬紹宏傳馬紹宏閹官也 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嘗
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

有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
制置大使表爲判官攷紹宏爲北面轉運制置大使
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四十九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

博思遠勢蹙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

玉堂閒話戴思遠任浮陽日有

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歷貝

州遼州刺史璋性凶悖有膽畧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

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旣家富於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僂俛承命洎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於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聞於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贊齋父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

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鞫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於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一百三十

聶嶼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詠鄭珏之再主禮闈也

鄭珏

之再主禮闈也刻本作知貢舉

嶼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賄於珏

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詎來人以嚇之珏懼俾俱成

名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一百六十一

明宗時爲起居舍人嶼早依郭崇

韜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嶼爲河東節判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溫韜等同詔賜死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三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

移許州節度使累遷至檢校太尉

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

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於第斬首傳送闕下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

十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

賂劉后賜姓名紹冲遽遣還鎮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

明宗

卽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爲泥水關使

次延沼爲父牙帳都校次延表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

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

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案溫

元龜增補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爲澠池簿

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爲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疎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祇奉行鑾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於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梁末帝以戴思

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

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倚

據彥章之失以間之

通鑑彥章棄鄒家口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邱縣

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

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

竟不能止凝以眾五萬營於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

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

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丘解甲聽

命翌日凝率大軍乞降於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爲滑

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度改兗州節度

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凝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成瓦橋凝巧事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曰段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貲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畧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於

遼州竟與溫韜同賜死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孔謙

通鑑作魏州人

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

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卽位于鄴城謙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尙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旣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卽奏憲爲鄴都副留守乃

命宰臣豆盧革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却委張憲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辦爲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旣徵張憲復以何人爲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畫于大臣或可辦矣

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勳懦而易制
曰此議爲便然非已志尋掎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
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
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
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
部尙書以謙爲租庸使

冊府元龜卷九百二十四

謙以國用不足奏

諸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
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
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
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

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七

十九案孔謙傳永樂大典僅存一條今錄冊府元龜以存梗概北夢瑣言明宗卽位誅租庸使孔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旣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爲政貪穢有奴爲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

九十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况溫韜之

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家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
何足議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唐列傳二十五毛璋傳授滄州節度使 滄州歐陽史

作華州

段凝傳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 案歐陽史
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
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
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爲梁祖時事通鑑攷異云晉
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
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
此必均王時事也

舊五代史卷一十三
中貰其負 案中貰其負句原本疑有脫誤攷冊府元龜與是書同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二十六

唐書五十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奔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頗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眾五萬營於王村時延孝爲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於鄴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

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於三泉所俘蜀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

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於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旣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董璋軍於城中閏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

邀相從反首鼠於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陰銜之乃置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尙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爲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爲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

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
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謁延孝
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畫策之謀始於郭公
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卽吾也若以背僞歸國犄角而
成霸業卽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
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
下皆鄜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
號哭軍門訴於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
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
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爲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

眾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檄招諭人三日

間眾及五萬已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

案原本疑

有闕

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浮梁繼岌懼

乃令梁漢顓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擁眾急趨西川繼
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
爲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顓監
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之甲
寅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令董璋以東川懦
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
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

兵二萬與圍合勢攻之

案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

李仁罕討之將行誓士卒曰今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忠奮者立東廂衰疾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

延厚州四面樹竹木爲

柵三月乙丑圍陣於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於是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雁橋又敗之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圓命載以檻車時孟知祥與任圓董璋置酒高會因令引延孝檻車至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前鋒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勲巨鎮尊官誰與爲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

還爲鄧艾深可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業不動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圍班師行次鳳翔中使向延嗣賫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於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

永樂

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卽位爲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搆人之

短長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蕃漢馬
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
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撤北寨往
固揚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
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爲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
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動
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
沉厚

案以下疑有闕文据歐陽
史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

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

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
斫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莊宗旣崩守殷擁眾方在北

卽憩於茂林之下迨聞凶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諸校迎明宗於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諠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陽史云守殷將叛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超不從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縋城甚眾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於都市滿七日傳送洛陽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將發其眾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年衣食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於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自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旌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眞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於闕下皆磔於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寶廷琬者世爲青州牙將梁祖擢賓左右同光初爲復
州遊奕使姦盜屏跡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
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爲慶州防禦
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
任於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兵
討平之夷其族

永樂大典卷一萬
九千三百五十四

張虔釗遼州人也

案九國志云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尙書左僕射初爲太

原牙校以武勇聞於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

騎軍使

案九國志云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爲先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

明宗素

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卽位擢爲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

春州刺史天成中興諸將圍王都於中山大敗契丹於

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案北夢瑣言云虔釗鎮滄

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

移鎮徐州長興

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

起于鳳翔閔帝詔令虔釗帥部兵會王師於岐下洎西

師俱變虔釗憤惋退歸興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

俱送款於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僞授本鎮節度使俾知

祥坐獲山南之地由虔釗之故也

案北夢瑣言云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

蜀民

怨之孟昶嗣僞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

人聞契丹入洛令虔釗率眾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

祖已定中原虔釗無功而退

案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

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卽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

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

遂以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

侯益請和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

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

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

聞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

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叶而侯益聞匡贊已去

廷珪班師亦誠款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匡樞累以

雲氣不利爲諷保貞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

建歸蜀虔釗留寶雞以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永樂大典

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

成中爲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

爲衙內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闔馬於黃龍
莊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
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
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
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留守索
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
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
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
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
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尤

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較其優劣焉唯虔釗因避地以偷生彥溫乃爲人之所嗾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攷證

唐列傳二十六朱守殷傳車駕將巡幸外議誼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絕城甚眾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旣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誨奏其反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是書無異辭而儒林公議以爲守殷本無反心爲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楊立傳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 案通鑑作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 李紹真通鑑作李紹榮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攷證